



# 《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过程



符·日丹诺夫 著  
雷 成 德 译

# 《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过程

符·日丹诺夫 著  
雷 成 德 译

R60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0·呼和浩特

## 《安娜·卡列尼娜》的创作过程

符·日丹诺夫 著  
雷 成 德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82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5 字数：190千插页：2

1980年6月第一版 198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00册

统一书号：10089·176 每册：0.70元

## 前　　言

《安娜·卡列尼娜》是列夫·托尔斯泰创作中三座奇异的高峰之一。这部长篇小说是《战争与和平》的自然过渡，也是《复活》的先驱。

毫无疑问，取材于俄罗斯人民和拿破仑斗争年代的英雄史诗（指《战争与和平》——译者）的巨大成功促使作者产生写作取材于另一时代新历史作品的构思。在写《战争与和平》时，托尔斯泰从十二月党人流放归来的五十年代，逐渐向前追溯到1805年。写完长篇小说以后，托尔斯泰又继续思考俄罗斯现实。当他回忆过去，“企图弄清头绪”的时候，他“不由自主地追溯到彼得大帝时代——就在这里停止了他的探索”<sup>①</sup>。托尔斯泰构思成了一部取材于彼得大帝时代的长篇小说。

构思的规模宏伟壮观。看来，托尔斯泰“又要写出一部类似《战争与和平》那样的散文长诗了”<sup>②</sup>，他长期思考着开头怎样下笔，力图使作品反映出来的不是一些个别事件，而是一些最重要的历史现象。在紧张的工作中，他为新作品的开头，拟订了三十多个方案，从不同角度引出情节。有时似乎是“机器全部准备停当，所剩的只是开动它”，索·安·托尔斯泰娅于1873年1月31日的日记里就是这样写的。可是，在2月23日，托尔斯泰诉说自己缺少激情，“准备得一点也不充分”<sup>③</sup>，又过了不到一个月，他就把这部尚无标题的作品完全搁置一边，便创作起《安娜·卡列尼娜》来了。

对取材于“彼得时代”的长篇小说的兴趣消退了的托尔斯

泰，曾经这样解释说，那个时代过于久远，他觉得自己难以深入到那时人们的心灵中去，——“他们完全不象我们这一代人”<sup>④</sup>。因此，要求在一部新作品里既反映出俄罗斯历史上规模宏伟，内容丰富无比的时期，又要满足自己创作艺术巨作的欲望，这是不现实的。

渴望绘制巨幅画面和对历史题材构思失败的反应，使作家把创作精力倾注到再现他当代的生活上去。

当托尔斯泰着手写作新作品的时候，构思的传统因素有利于揭示主宰托尔斯泰的基本思想。不是社会问题，而是时代的久远减弱了托尔斯泰对构思好的历史长篇小说的兴趣。在写作历史小说的尝试失败以后，产生了取材作者当代现实的长篇小说的构思，产生了未来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构思。不是战争，不是彼得时代旧制度的急遽改变，而是改革后的俄罗斯，按长篇小说主人公康士坦丁·列文的说法，是“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的那个时期吸引住作家的注意力，使他从历史题材转到社会的、非常现实的题材上来。

当代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有力地激励着托尔斯泰。七十年代中期的俄国生活，从皇宫直到农民茅舍，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地反映在《安娜·卡列尼娜》里。

历史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的主人公有历史人物、半虚构的人物和完全虚构的人物。创作的动机是歌颂人民和再现历史现象。社会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置基于涉及整个俄罗斯人民生活的历史现象上。和《战争与和平》不同之处在于，《安娜·卡列尼娜》里没有历史人物，光荣的英雄以及战斗的场面。它所反映的是到处正在出现的翻了一个身而刚刚开始安排的生活。不是历史人物和过去的形象，而是当代的典型形象出现在这部作品里；不是人民的战斗，而是新制度难以捉摸的形成过程被展示在这部作品里。并且，当时的社会条件以及作家个人的生活感受，正好在创作《安娜·卡列尼娜》时发生的作家世界观危机都

在结构上和小说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中反映出来。

《安娜·卡列尼娜》一直被当做研究的课题。象情节的形成，小说的结构，作者所运用的主要写作手法，创作过程中人物形象的演变，都还没有在研究手稿的基础上被广泛地提出来。

创作过程，创作活动——是文艺学研究中富有吸引力的和极为重要的方面。普希金就曾经说过：“追踪伟大人物的思想烙印是一门非常引人入胜的学问”。而实际上，从事这一研究的可能性愈大，我们也就愈多地认识和愈深刻地理解作家本人和他的创作，我们就会愈加清楚地发现作家解决他所提出的问题的方法，创造形象的手段。

手稿是本书研究的最主要对象。研究的成效取决于阅读手稿的能力。手稿——这是最准确的、毫无所误、深印着艺术家复杂道路的文献。未来作品的第一张草图，情节形成的复杂过程，有时彼此相互对立的倾向的激烈冲突，失败的一笔与喜悦的一得，瞬息的冲动和难以压抑的热情，从创作开始直到作者在最后一次校样上涂抹的最后一笔墨迹时的一切思想活动都被保留在手稿里。当然，还必须注意到诗人“创作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生动印象，但是，这绝不能替代最准确的记录员——手稿。手稿不只帮助我们完整地理解长篇小说，它的构思和思想主题，特定的环境和人物性格，而且也是研究作家艺术技巧和语言的不可缺少的材料。

本书是研究列·尼·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创作过程的最初尝试。作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作品内容变异的历史上。在这里无需重复众所周知的小说内容。本书的着重点是，托尔斯泰是怎样进行创作的，他在创作时致力于什么以及他如何达到深刻的内容与完美的形式的统一。

作者在研究作品的创作过程时，除了查明一些无庸争辩的事实外，还要提出一系列推论。本书不只触及一些根本问题，而且也触及某些局部问题，作者力图从个别中作出一般结论，从而说

明一部巨著里所写的一切绝不是偶然的、完全从属于作品基本思想的演变。

作者不追求详尽而充分的分析，只局限于《安娜·卡列尼娜》手稿的补充材料的专门研究。

如果本书能有助于深刻研究一部世界文学巨著，如果本书能从新的方面揭示天才巨著的深度与光彩，如果本书能使新的研究者产生研究《安娜·卡列尼娜》手稿的兴趣，而且比起本书能更多地发现其中的丰富宝藏，那么，作者也就认为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

①1872年6月5日给阿·阿·托尔斯泰娅的信《列·尼·托尔斯泰全集》纪念版61卷 291页。

②1872年12月19日索·安·托尔斯泰娅给索·安·别尔斯的信（索·安·别尔斯《回忆列·尼·托尔斯泰伯爵》斯摩棱斯克 1894年 45页）。

③1873年2月23日索·安·托尔斯泰娅给索·安·别尔斯的信（索·安·别尔斯，45页）。

④《加·安·鲁萨诺夫的回忆》《托尔斯泰1912年年刊》 63页。

根 据  
《ТВОР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АННЫ КАРЕНИНОЙ>》

译 出

В·ЖДАНОВ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莫 斯 科 1957

内 容 提 要

《安娜·卡列尼娜》是列夫·托尔斯泰创作中三座奇异的高峰之一。这部世界文学巨著是如何创作并达到深刻的内容与完美形式的高度统一的，从它的第一张草图、情节形成的复杂过程，失败的一笔和喜悦的一得，瞬息的冲动和难以压抑的热情，直到在最后一次校样上的文字润色，都在手稿上留下了忠实生动的记录。本书作者在研究和考证了托尔斯泰大量手稿的基础上，以严谨的科学态度，探索了托尔斯泰深沉而复杂的内心世界和丰富多彩的艺术特色。

本书为我们学习和借鉴托尔斯泰创作的艺术技巧和风格，深刻理解这一名著，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值得文学研究工作者、作家、业余作者和广大文学爱好者一读，从中可以受到有益的启示。

## 目 次

前 言 .....	( 1 )
第一章 .....	( 1 )
第二章 .....	(31)
第三章 .....	(48)
第四章 .....	(63)
第五章 .....	(82)
第六章 .....	(101)
第七章 .....	(145)
第八章 .....	(150)
第九章 .....	(162)
第十章 .....	(177)
第十一章 .....	(198)
第十二章 .....	(211)
译 后 .....	(230)

# 第一章

多年以来，就流传着一种托尔斯泰如何开始创作《安娜·卡列尼娜》的奇谈怪论。这种广泛流行的说法，认为托尔斯泰只是在读完了普希金《客人们聚集在别墅……》未完成的片断影响之下，才给自己新的长篇小说写下了一句引发性的话“奥布浪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随后，就着手写起来，在开头便写出了：“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在书刊上广为流传的托尔斯泰开始创作《安娜·卡列尼娜》第一个句子的说法，完全和事实不符。那种说法是通过巴·安·塞尔盖科轻率的手传播开来，他在自己的著作里所宣扬的恰恰就是这种不正确的说法。<sup>①</sup>

不能不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奇谈怪论怎么会在托尔斯泰和他妻子生前就已经出现，并且这样长久地流传。不但如此，还正好在许多家庭传闻里追溯到它的源头。最初的一批研究者从雅斯那亚·波里雅娜搜集到托尔斯泰的新作品和普希金作品片断的关系以及关于长篇小说开头那些话的说法。对于这些说法，既没有任何一个人去核对手稿，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去查明普希金作品的片断和《安娜·卡列尼娜》里的另一个情节——培脱西·特维斯卡雅的沙龙场面，而不是和毫无任何共同之处的奥布浪斯基家的场面内在一致。甚至于和作家家庭异常亲密的托尔斯泰的第一个传记作者巴·伊·毕留科夫，面对着大量手札，也不去查阅，反而重复着同样的说法。<sup>②</sup>

托尔斯泰在普希金散文的直接影响下，开始了新作品的创

作，这一点，在托尔斯泰当时所写的信件和他妻子索·安·托尔斯泰娅的日记里得到证实。托尔斯泰在1873年3月25日给斯特拉霍夫的信里说：“有一天，在工作之余，象往常一样（仿佛是第七次），我拿起普希金的这卷作品，通读了一遍，不忍释手，于是又读了一遍。不仅这样，它似乎消释了我的全部疑惑。以前不只是普希金的作品，而且，无论那一部作品，从来都不曾使我这样喜悦：《射击》、《埃及之夜》、《上尉的女儿》！！！还有《客人们聚集在别墅》的片断。我不由自主地，不知不觉地，自己也不知怎么回事便构思起人物和事件来，接着继续思考，当然，以后又发生变化，忽然，一部小说就这样迅速而绝妙地产生了。这部小说今天我才起草完，它十分生动、感人和完美，我对它非常满意。如果上帝赐福给我，再过两个礼拜，我就会写完它。”③

这部长篇小说，既不是“经过两个礼拜”，也不是经过两年，而是经过五年以后才把它写成。

起初，托尔斯泰只在几页稿纸上，给这部作品勾划出一张不大的草图，当时，他还没有加上任何标题④。在这张草图里，情节是从描写某公爵夫人的沙龙开始的。在沙龙里的客人中间有米哈依尔·米哈依洛维奇·斯塔夫洛维奇和妻子达吉雅娜·塞尔盖耶芙娜以及伊凡·巴拉绍夫。这就是后来特维斯卡雅公爵夫人沙龙里的卡列宁夫妇和渥伦斯基⑤。情节是从关于戏剧、名歌手的社交谈话展开的，随后话题转到当时还不在场的斯塔夫洛维奇夫妇身上：“人们谈论着不幸，不管怎样，谁也不会把它看成是轻松而聪明的话题。”达吉雅娜·塞尔盖耶芙娜和巴拉绍夫之间已经确定的关系，除丈夫以外，大家都明白。人们斥责她，取笑丈夫，她的哥哥走了进来，谈话也就戛然而止。略过片刻，斯塔夫洛维奇夫妇来到，重又谈起欧芬巴赫，爱情的社交谈话。巴拉绍夫来得比大家都晚。他挨着达吉雅娜坐下，“把臂肘支在纪念册上”，“达吉雅娜和巴拉绍夫两人就这样一直坐到大家四散而

去。”丈夫答应派车来接，便先走了。从这一天起，达吉雅娜再也没有接到过出席舞会和晚会的邀请。这就是第一个场面的基本轮廓。

长篇小说的第一个稿样，不是从奥布浪斯基家的冲突，不是从安娜和渥伦斯奇在莫斯科的初次相遇，不是从象长篇小说完稿中那样，他们关系的萌芽写起，而是从他们关系的顶峰开始。这种关系只是在定稿第二部培脱西·特微斯卡雅客厅里才看到。

在第一个场面（它的草图和长篇小说第二部相应几章的轮廓大致相符）之后，情节经过三个月，重又展开。斯塔夫洛维奇由于“选择了他所喜爱的赴远东代表团”的公务而滞留在彼得堡，他决定去别墅看望妻子。“在他为自己的公务深思谋虑的时候，尽管家庭医生认为他的健康状况不佳，近来他却越来越少地去别墅，而愈加紧张地沉浸在公务之中”。友人们纷纷议论他家庭的不幸。“如果他心绪安静，我可以为他担保”——医生说。“米哈依尔·米哈依洛维奇同自己的妻子在一起，哪能心绪平静？啊，啊，妻子不顺他的心意。”斯塔夫洛维奇的老友，一位学校校长回答道。

下面的故事梗概是：

伊凡·巴拉绍夫在自己的马车组合里，他准备参加赛马。在午餐时，哥哥到来，对他表示不满，指责伊凡损害了斯塔夫洛维奇老爷的声誉，还向他特别表明，上司不赞成他的行为。赛马开始前，伊凡乘车去别墅看达吉雅娜。前一天，他预先通知不来看她，但是“得悉丈夫不在，他便来了”。她告诉他自己已经怀孕。他断然要她离开丈夫出走，她激动不安，“他叹了一口气，便向四轮马车走去。”

赛马，巴拉绍夫失败，达吉雅娜惊惶不安，流露出对巴拉绍夫的感情。对也去观看赛马的丈夫作解释。这些场面和定稿比较，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这张草图基本上（马上遇险，达吉雅娜和她丈夫的内心感受）能令人想起长篇小说定稿中众所周知

的那些情节。最主要的区别之处，只在于对丈夫的解释写得细致入微和当时正在别墅的斯塔夫洛维奇的姊姊吉提在赛马后的第二天，写信告诉弟弟，达吉雅娜对他的不忠实。

所有这些占了篇幅不大的六章。

这张草图往下有随后四章的一个简短提纲，一直写到达吉雅娜分娩和她丈夫的饶恕。这个提纲如此简短，以致很难根据它，想把所草拟的情节铺展开来，但是，许多方面毕竟很清楚。我们把这份提纲全部摘引如下：

VII. 关于怀孕。他愚笨。嘲笑癖。

VIII. 米哈依尔·米哈依洛维奇在莫斯科。列昂尼得·德米特里奇强邀午宴。他的妻子。关于丈夫不忠实的谈话。很象父亲的孩子们。

IX. 在火车上和虚无主义者的谈话。

X. 分娩，饶恕。

紧接着这份简短提纲的是内容扩充了的第十一章。这一章专写达吉雅娜分娩后，斯塔夫洛维奇夫妇和巴拉绍夫的生活，基本上和定稿中安娜恢复健康以后的状况相同，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关系。斯塔夫洛维奇想与达吉雅娜和巴拉绍夫休戚相关地生活在一起，和他们和睦相处，共同关心孩子。“他不理睬人的议论”。在衙门里感到痛苦。“在外面，他感到痛苦，只有在家里，他才觉得平静”。无论是达吉雅娜，或者是劝说达吉雅娜必须离婚的巴拉绍夫都不能分担他的忧虑。她同意了离婚，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和这位宽大的丈夫谈起。终于开始了一场解释性的谈话，他答应了离婚。“啊，啊，究竟怎样办理离婚呢？”“我给你请来律师”。“啊，好，很好”，“离婚的繁琐手续使他大为震惊”，但是，他不怕丢人，办理了那些手续。留下斯塔夫洛维奇孤零零的一个人，他“仍然按照老习惯生活与工作，可是，他的生活意义却已经被毁掉了。”

随后的第十二章是内容丰富的一章，其中描写了斯塔夫洛维

奇沉重的孤独和新婚的巴拉绍夫夫妇的不幸生活。“一定要和从前的妻子亲密如昔的感情折磨着斯塔夫洛维奇，他连一刻一秒也不能忘记她”。巴拉绍夫辞去了公职，却“不知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社交界接待巴拉绍夫，而不承认他离过婚的妻子。只是“思想放纵，行为失检的人们和他们往来”。巴拉绍夫经常在俱乐部里度过，达吉雅娜受着嫉妒的煎熬。“她聪明而又机灵，为了使自己摆脱孤独，她想方设法寻求各种不同出路”，“扔下两个孩子，连孩子们也孤零零地长大……在这种所谓婚姻关系中究竟还有什么呢？所留下的唯一的东西，就是从一个轻浮女人的眼里很有意义的肉欲关系和生活的豪华，因为人们都迷恋这些，其实，在那里毫无意义……但是，这还不够，还有米哈依尔·米哈依洛维奇的幽灵或是他的命运一直使他们惊扰不安。米哈依尔·米哈依洛维奇，一个面孔瘦削、驼背的老头，在自己布满皱纹的脸上，力图表现出受难者的幸福光辉。而他们的面孔，不是逐年，而是逐日变得愈来愈痛苦与可怕起来，……当她说她不应离婚，也可以这样生活下去的时候，难道她说的不对吗？是的，一千个对。”有一次，斯塔夫洛维奇去看达吉雅娜，从宗教观点说明离婚的错误，他们的连系不可能中断。他感召她体验自我牺牲的幸福。就象来时一样，他又突然走了。巴拉绍夫听说斯塔夫洛维奇曾经来过，便大动肝火。在手稿里写他和达吉雅娜最后一次谈话仅仅拟出个轮廓——只有几句对话而已。巴拉绍夫由于“谎话，虚伪”，难以忍受的处境而恼怒起来。她最后一句话是：“好，等一等吧，你不会长期受折磨的”。“她走了。过了一天，在涅瓦河里找到了她的尸体”（后来修改为：“在铁轨边找到了她的尸体”）。

这就是第一个草案的梗概。其中只是短暂地提到未来的奥布浪斯基（没有姓，名字是列昂尼得·德米特里奇）和他的妻子（没有名字）。当时，没有一点关于吉提和列文的迹象。

第二个草案标题为《懦弱的好汉》<sup>⑥</sup>。这个草案也以沙龙的画

面开始，也从同样的角度写出未来的安娜和渥伦斯奇已经确定的关系。主要人物的名、姓是另外的叫法：不是米哈依尔·米哈依洛维奇，而是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卡列宁和他的妻子；不是达吉雅娜，而是阿娜斯塔西娅，简称娜娜<sup>⑦</sup>。巴拉绍夫时而被叫做嘎肯，时而被称为乌达塞夫。沙龙女主人有了一个伏拉斯卡娅公爵夫人的姓，列昂尼得·德米特里奇改名为司忒潘·阿卡谛耶维奇（仍旧没有姓），提到卡列宁的姊妹，起初叫吉提，后来又叫做玛丽。

情节的轮廓就是原先的样子，不过增加了娜娜动身时，她和嘎肯在马车旁告别这一关键性的插叙与晚会后卡列宁和妻子的谈话。尽管还是从同样场面开始，但是许多重大的情节迫使托尔斯泰重新开头。在第二个草案里，情节的规模要大得多，事件的进程更符合逻辑，而小说的开头相当一般化的第一个草案就没有做到这一点。在第一个草案里，未来的安娜和未来的渥伦斯奇在客厅的举止没有取得必然要把丈夫和周围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来的那种表现力。甚至于也没有写明，恰恰就是这次晚会，使社交界认为有伤体面，人们感到困惑莫解，为什么正是从这次晚会以后，对达吉雅娜·斯塔夫洛维奇关闭了进入社交界的大门。

相反，在第二个草案里，娜娜和嘎肯（后来为渥伦斯奇）的表情以及他们的行为证实了社交界的推测。“人们全都觉察出，发生了一件令人厌恶的、不礼貌的、不成体统的、丢脸的事情”。这一切丈夫全都看在眼里，而且全都明白。这些场面现在清楚地说明了，娜娜和嘎肯的关系已经达到什么程度。而在第一个草案里，既看不到达吉雅娜·斯塔夫洛维奇的，也看不到巴拉绍夫的行为；既没有周围人的反应，也没有丈夫的印象。因此，这里的情节就不可能再展开。相反的，在《懦弱的好汉》里，情节可以继续发展了，而且确实发展下去了。在第一个草案里，还没有写出达吉雅娜和巴拉绍夫在沙龙里的谈情说爱，而在第二个草案里，出现了决定他们未来命运的、娜娜动身前在马车旁，他们两个人

互相倾吐爱情的那个场面。在最初的草稿里，他们这样说：

“假定您什么也没有说，我也无需您说什么，一点也不需要。您只要知道，我的生命是属于您的，我唯一可能的幸福、便是您的爱情”，嘎肯说。“好，我不说我爱您”，——她用缓慢深沉的喉音重复着，就在这时候，她突然摘下花边，——因为无须这样说。

“我爱你，明天四点钟，再见，阿历克赛·克里勒奇”。“她伸出手来告别，然后以迅速有力的步子在看门人面前走过，坐进马车里去了”。

“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比妻子先回到家里，他决定和她谈话”，他在几个房间里，走来走去，等候娜娜，他回顾了过去的生活，也想起眼前发生的事，“可是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和她谈了很久，嘅，不过那有什么呢？我何必要庸人自扰呢？可是他刚一走进黑暗的客厅，他忽然看到一副变得渺小的、快活而又惊惶的表情，于是他明白了，一件事情的的确确发生了，一股冷气便袭上他的心头。”卡列宁从中没有得到承认，也没有得到使他消释疑团的话语。和定稿所写的内容相似，谈话以后的情节概要是：“整整这一夜，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都没有合眼，但是，到了第二天，当他立即在自己妻子身上发现某种奇异的东西时，他自己断定，他生活里的一件最大的不幸已经发生了，不管这件不幸的事情多么明显地摆在他的面前，他到底要怎么办，却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不幸确实发生了。”

开头那些场面第一个简略的草图已经在第二个稿样里变成合乎逻辑的具有心理根据的叙述。

托尔斯泰把第一个草案里匆忙草拟的草图发展为第二个草案里更加深化的情节。在他修改了第一个场面以后，这个任务促使托尔斯泰拟订了一份整部作品结构严谨的提纲。在记录着卡列宁认为确实发生了不幸的最后那些话语的同一页纸上，托尔斯泰草拟了这样一份提纲<sup>⑧</sup>：

## 第一 部

第一章 冬末客人们聚会，人们等候着卡列宁夫妇，并议论着他们。她来到，和嘎肯坐在一起，举止不成体统。

第二章 和丈夫谈话，她责难丈夫从前的冷淡，“晚了”。

第三章 在组合里。嘎肯准备前赴约会，他的母亲和哥哥劝阻他，他去会她。她家的晚会，丈夫。

第四章 丈夫，和哥哥谈话。司忒潘·阿卡谛耶维奇劝慰以及关于德国派与关于妻子。

第五章 赛马——坠马。

第六章 她跑去看他，说她已怀孕，和丈夫谈话。

## 第二 部

第一章 坐着一对情人，他恳求她和丈夫断绝关系。她避而不答，说她快要死了。

第二章 丈夫在莫斯科，斯忒潘·阿卡谛耶维奇强邀他到自己家里作客，他去俱乐部，和他的妻子谈话。司忒潘·阿卡谛耶维奇的家庭。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说他毫无出路，只能背十字架受难。

第三章 阅读所有的长篇小说，研究问题。毫无任何可能，前往脱罗茨，会见虚无主义者，他的慰藉。祈祷。电报。

第四章 分娩，两人痛哭。平安无事。

第五章 基督感情鼓舞着自己，放下窗帘，大家悔过，受苦。他们低声谈论，说这是不可能的。

第六章 司忒潘·阿卡谛耶维奇按照嘎肯和娜娜的请求安排〔离婚〕，而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同意让另一面脸颊挨打。

## 第三 部

第一章 社交界哈哈大笑。人们应当同情。他乘车出访；但